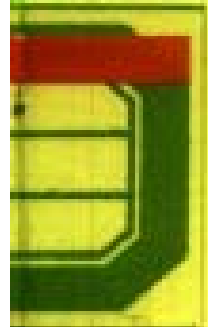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面包与自由

〔俄〕克鲁泡特金 著





2 023 0675 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面包与自由

[俄] 克鲁泡特金 著

巴 金 译



商 务 中 书 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面包与自由**

〔俄〕克鲁泡特金 著

巴 金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38-4/D·41

---

198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85 千

印数 2,300 册

印张 7 7/8。插页 4

定价: 3.95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克鲁泡特金(P. A. Kropotkin, 1842——1921年),是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理论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接受宫廷封建教育,后于贵胄军官学校毕业。1862年他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总督府任军职,由于职务的便利,曾多次游历西伯利亚东部,到过我国东北,对地理学和人类学作过重要调查。1867年,克鲁泡特金退职回到莫斯科,积极参加地理协会的工作。到1872年,他已经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地理学家。这年春天,他去瑞士旅行,受到当时西欧革命运动和俄国流亡者的影响,从此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不久即加入第一国际,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巴枯宁派,后来随着第一国际的分裂,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很快加入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旅行结束后,他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回到俄国,放弃了地理工作,参加了民粹主义运动。1874年,因宣传革命被沙皇政府监禁,1876年越狱逃往西欧,先后居于瑞士、法国和英国,直至1917年2月革命后才返回俄国,在国外流亡四十年之久。

在逃亡国外的四十年当中,克鲁泡特金逐渐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家和理论家。起初,他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活动,1883年被法国政府逮捕,监禁三年,1886年1月恢复了自由,稍后便移居英国伦敦,很少参加组织活动,埋头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写作。克鲁泡特金的几部主要著作大都是在逃亡西欧期间写成的,如:《一个反抗者的话》、《田园、工厂、手工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互助论》以及本书。他的这些著作曾被译成许多

种文字，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有过巨大的影响，是有关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体系的主要典籍。

《面包与自由》是作者 1886 年在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学的基础的同时，为法国的社会改造而写成的一些连续的论文。起先在《反抗者》与《反抗》杂志上连续发表<sup>①</sup>，后于 1892 年被印成单行本出版。

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的前一部著作是《一个反抗者的话》，该书激烈地抨击了当时残酷而腐败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力图唤起革命力量以反抗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本书《面包与自由》可以视为《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续篇，如果说《一个反抗者的话》主要是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那么《面包与自由》则是告诉人们怎样来进行这场革命。作者通篇都是以平和的笔调在向那些真心实意地愿意襄助社会改革事业的人，阐述他对于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的与政治的主张。克鲁泡特金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一切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这个任务必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因此，他主张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各种社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滥施权威的国家；由自由结合与相互了解来代替法律的力量。

本书题名《面包与自由》是对克鲁泡特金的全部社会思想的概括。这里的“面包”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指一切人的面包，其次是指人类生活的一切其他必需品；这里的“自由”是指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在无政府社会中人们在政治上的一切自由。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上，以互助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创造全人类所需要的

---

<sup>①</sup> 当时是以《面包略取》为题名发表的，详见译者后记。

面包，这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要义。“面包”与“自由”的综合表现就是克鲁泡特金的理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在《面包与自由》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克鲁泡特金对于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憧憬和对于当时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憎恶；他向我们描绘出一副自由社会的美好图案；他企图通过实际生活中搜集来的大量事实向我们证明这种社会的实现是可能的。然而，克鲁泡特金的理想终究只是一种空想，他所设想的一套改革措施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克鲁泡特金试图以实证论者斯宾塞和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来论证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在哲学中的庸俗的机械论和呆板的进化论，在社会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在方法论上的基础。尽管克鲁泡特金有反抗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好愿望，也敢于向反动统治进行挑战，但他进行活动的时代已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巴黎工人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也已经揭示了新的革命前景，而克鲁泡特金却始终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曾给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列宁和斯大林曾对克鲁泡特金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过揭露和批判。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至今在苏联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始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本书是根据平明书店1940年出版的巴金同志的中译本重印的，除个别人名、地名和标点符号外，译文基本未作改动。

1981年6月



## 目 次

爱利赛·邵可侣序(法文本序) .....	1
自序一(俄文本序) .....	7
自序二(英文本序) .....	11
自序三(俄文本再版序) .....	20
鲁多尔夫·洛克尔序(德文本序) .....	24
第 一 章 我们的财富 .....	35
第 二 章 万人的安乐 .....	45
第 三 章 无政府共产主义 .....	56
第 四 章 充公 .....	67
第 五 章 食物 .....	80
第 六 章 住居 .....	105
第 七 章 衣服 .....	115
第 八 章 生产的方法与手段 .....	118
第 九 章 奢侈的欲求 .....	125
第 十 章 愉快的劳动 .....	140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	148
第十二章 反对论 .....	162
第十三章 集产主义的工钱制度 .....	179
第十四章 消费与生产 .....	195
第十五章 分工 .....	202
第十六章 工业的分散 .....	206

第十七章 农业.....	217
附录.....	239
后记.....	241

# 爱利赛·邵可侣序

(法文本序)

彼得·克鲁泡特金要我在他的著作的卷头写几句话，虽然这使我感到某种困难，我也顺从了他的意思。对于他在这著作中所阐明的种种论据，我不能添加一点新的见解，我恐怕我说话，反而会减弱他的话的力量。但是友谊会宽恕我。当法国的“共和党人”以匍匐在“沙皇”<sup>①</sup>的脚下为无上美味的时候，我却爱接近那些会受他鞭笞，会被他监禁在要塞的地牢中或绞死在堡垒的僻院里的自由人。我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暂时忘却那在年青时代高呼“自由！自由！”叫哑了喉咙，而现在却将《马赛曲》和《上帝保佑沙皇》两首歌同唱的变节者的卑鄙行为。<sup>②</sup>

克鲁泡特金的前一本著作，《一个反抗者的话》，<sup>③</sup>特别注重于激烈地抨击这个残酷而又腐败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唤起革命的力量来反抗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本书是《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续篇，它的笔调比较平和。它在对那些真心愿意来襄助社会改革事业的有善意的人说话，并且以雄伟的笔调向他们指出当前的历史的局面，此等局面便使我们能够在银行与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人类的家族来。

---

① Tsar, 俄国皇帝的称号。——译者

② 克鲁泡特金 1883 年在里昂法庭被判处徒刑后，检察官等居然得到俄国政府奖给的圣安娜十字章，法国政府也允许他们接收。又本书出版时俄法两国甚为接近，《俄法密约》也在酝酿中。——译者

③ 中译本全集第三卷，这书是由爱利赛·邵可侣编辑出版的，作者当时被囚在法国监狱中，故书名也由邵可侣代拟。——译者

对于本书的题名：《面包略取》，我们应该加以最广义的解释，因为“人不单是靠着面包生活”。在某个时代那些仁爱勇敢的人企图使他们的社会正义之理想成为现实，那时候我们的欲望也并不是只限于夺回面包，甚至夺回酒和盐之类；同时我们还以为应该夺回安乐生活所必需的或者单是对安乐有益的一切东西；应该使我们能够保证万人的需要与享乐都得以完全满足。只要我们还没有做到这样的“略取”（夺回），只要“在我们中间还有穷人存在”，那么把现在这个象一群关在斗兽场里的猛兽似地彼此嫉恨互相残害的人类集合体称做“社会”，实在是一个刻薄的讽刺。

从本书的第一章起，著者就列举出人类已有的莫大的财富和由于集合的劳动得来的不可思议的机械的工具。就现在说，每年的出产品便足以供给一切人的面包；倘使都市、房屋、可耕的田地、工厂、运输的道路与学校等等的巨大资本不再归私人占有，而变成公共的财产，万人的安乐便是很容易得到的；那时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力量也不会再用到无益的或矛盾的劳动上面了；它们却要用来生产人类的营养、住居、衣服、安适、学术研究与艺术修养等方面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然而人类财富的取回，简言之，即充公，只能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应该消灭政府，撕碎它的法律，摒弃它的道德，不理它的办事人，只愿依着自己的发意力，并且照着自己的亲和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理想和所进行的事业的性质来从事工作。这个充公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也是作者以平静的态度和明彻的眼光，很清楚，很平和地论得最详细的一个问题，这种平静的态度与明彻的眼光正是研究那个下次的不可避免的革命时所不可缺少的。在国家消灭以后，解放了的劳动者的团体不必再替那些垄断者和寄生虫出力了，他们可以尽力于自由选择的合意工作，可以依照科学的方法来耕种土地，来从事于工业的生产，并且还有闲暇来研究学

问和行乐。本书中论述农业劳动的一部分是极有兴味的，因为它叙述的事实都是经过了实验的，并且可以大规模地在各地应用，以谋万人的利益，却不象现在这样只替少数人赚钱。

那些爱笑谈的人常以“世纪末”的话来讥讽一般阔少年的恶习与乖僻；然而现在所说的一个世纪的末日却另有一种意义；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时代的末日，一个历史的纪元的末日了。我们会看见全部古代文明的毁灭。武力的权利和强权的反覆任性，犹太的苛刻的传统与罗马的残忍的法学，对我们再没有威压的力量；我们宣布一种新的信仰，要是这个信仰（它同时又是科学）将来成为一切探求真理的人的信仰时，它就会在现实的世界中具体实现，因为历史法则的第一个便是：社会依据着它的理想构成它的形式。那般陈腐的秩序的拥护者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秩序呢？他们并不再信仰什么了；他们既无领导者，又无旗帜，他们只是无目的地作战。他们固然还有着法律和枪炮，带棒的警察和炮兵工厂来对付改革者，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一种思想的对手，而且全部专制与压迫的旧制度也注定了不久便要湮没无闻的。

的确这个即来的革命不管它在人类发展中会占着如何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完成“一个突然的跳跃”这一点上，却与以前的革命无异。这突然的跳跃在自然界中是没有的。但我们可以说，无政府的社会借着无数的现象，借着无数的深的变化，早已充分地发育起来了。只要在一个地方，自由思想脱离了教条的死文字的束缚，探求真理者的天才打破了陈旧的公式，人类的意志借独立的行动表现出来，只要在一个地方，那些反抗一切强迫的纪律的诚实人自动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换知识，并且（不要头目长官之类）共同去夺回他们在生活上应有的一部分，使他们的欲求得以完全满足，——在这样一个地方，无政府的社会就实现了。这一切就是无政府主义，（即使它并没有知道自身是无政府主义，其实也还是一样），而且它

渐渐地显露出来了。它有着它的理想，它有着勇敢的意志，而它的大群的仇敌却已经失掉了信仰，把自己交给命运去支配，整天发出“世纪末！世纪末！”的悲鸣；对这些敌人它怎么会不得到胜利呢？

这个已经显出兆候的革命是要成功的，而我们的友人克鲁泡特金依着他的历史家的权利，出来在革命的时期中阐明他的夺回由万人的劳动而积成的共同的财产的见解，并且唤起那般懦弱的人来参加这伟大的革命工作——那般人也很知道目前的不公道的情形，但是他们却被无数的利益与传统的绳索系在这个社会上面，因此他们对这个社会便不敢明目张胆地加以反抗。他们知道法律是不公平的，虚伪的，他们知道官吏是强者的侍臣和弱者的暴君，他们知道生活上的正规的行为和借劳力以维持生活的诚实态度，时常得不到一片面包的报酬，而证券投机者的无耻卑鄙和以押当为业者的冷酷残忍却是较好的武器，它在“略取面包”与安乐一点上反而胜过一切的美德；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依照他们的正确的正义心规定他们的思想、决心、计划和行动，他们却遁入一条侧面的窄路以避免采取率直态度的危险。例如新宗教家，他们不能再信奉他们的祖先的“荒谬的信仰”，便沉溺在某种更独创的神秘教示中，并没有确定的教条，而且迷入在混乱的感情的云雾里，他们会变做行降神术者，炼金术士<sup>①</sup>，佛教徒，通神者之类。又如那般患忧郁症的绅士与害神经病的淑女，他们自命为释迦牟尼的信徒，却不花费一点功夫去研究他们祖师的教义，他们假装着要在所谓涅槃的寂灭中寻求和平。

但是这般新宗教者既然不断地谈论着理想，那么就请这些“优美的灵魂”安心罢。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物质的，我们当然有想得食

---

<sup>①</sup> Rose-Croix 即十五世纪中德人 C. Rosenkreuz 创设的一种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以行奇术或魔法为事。——译者

物的弱点，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足的食物；现在我们的数百万的斯拉夫的兄弟，沙皇的臣民就缺乏着食物，还有别的地方的千百万人也缺乏粮食。然而在面包以外，在安乐和一切集合的财富以外（这些是我们把我们的田野认真经营起来以后便可以得到的），我们还看见一个新的世界远远地在我们前面显现出来，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可以充分地相亲相爱，可以满足这种理想的崇高的感情（那般轻视物质生活的美的溺爱者说，这感情是他们的灵魂的不止之渴！）当世界上再没有贫富之分，当啼饥的人不再以嫉妒的眼光望着饱暖者的时候，自然的友情就可以在人们中间复生，而现今受压抑被摧残的休戚相关（即联带性）的宗教就会代替目前这种专门描绘浮云上的幻影的空虚的宗教而存在了。

革命的成就会超过他所预计的，它要革新生命的泉源，给我们洗净一切警察的齷齪的接触，把我们终于从那些毒害我们生存的金钱的勾当中解救出来。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劳动者会完成对他适合的工作，探求真理者会毫无隐慝地努力研究，艺术家也不再为了餬口的缘故而出卖他的美的理想，一切的人以后都是朋友了，我们可以同心协力地来实现诗人们所隐约见到的伟大的事业。

这时人一定会偶尔记起那些用他们的热诚的宣传（为着这种宣传他们受到了流亡与监禁的处罚）对新社会的建立工作有过大贡献的人的名字。我们出版《面包略取》时想着的便是他们；他们在囚窗中或在异国的土地上收到这个共同的思想的证据，他们会感到一点精神舒畅的。作者一定允许我将他的这本书献给一切为我们的主义受苦的人，尤其是献给一个亲爱的朋友，<sup>①</sup> 他的

---

<sup>①</sup> 即 Pierre Martin，克鲁泡特金的好友，法国伟也勒的织工，曾和克鲁泡特金一起被禁在法国克来服中央监狱内。1916年6月6日病故。——译者

一生便是一个拥护正义的长期的斗争。我用不着举出他的名字，不过他读到他的一个弟兄的这些话时，他会随着他的心的跳动而理解他自己的。

爱利赛·邵可侣<sup>①</sup>

---

<sup>①</sup> Elisée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著有《人与地》(L'homme et la terre 1905—1908)，《世界新地理》(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875—1894)等。他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是克鲁泡特金的好友，本书的题名便是他代拟的。——译者



# 自序一

(俄文本序)

本书原名“面包略取”，用法文写成出版，我想在这书里，把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发端的时期尽可能地描写出来。

从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来批判现社会制度，并且对于代议制，法律与强权等等成见，加以分析与抨击，我在《一个反抗者的话》（俄文译本的名称为“现社会制度的崩坏或一个反抗者的话”）一书里已经做过了。那书的结论是：应该实行充公，即一切土地与积聚的财产，必须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而使用，因此现在被私人占有了的均须归社会公有。本书原文曾连续刊载于《反抗者》<sup>①</sup>的社论栏，后来我在法国被捕入狱，便没有机会发表这类文字了。

三年后我出狱，仍继续在《反抗者》中发表这类文章。那时该报已移至巴黎，因受法国政府干涉又改名为《反抗》。

倘使要根据我们的意见来说明怎样实行社会主义，我以为最好还是不要描写理想，却用事实来证明，社会革命应该向着何种方面进行，才可以脱离现社会的制度，而达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顺从着这样的环境之自然的推移，而且去操纵它以实现这个社会的动向，或者因旧社会根深蒂固，成见尚未完全抛弃，只能够仍旧循着奴隶的道路，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这个也等待着事实的说明。

我拿巴黎来做例子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

<sup>①</sup> 《反抗者》半月刊是1879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创刊的，后来移到巴黎出版，因宣传反军备主义受压迫，在1887年9月改名《反抗》。——译者

无论任何文明国家，决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程度在同一的水平线上的整体。实际上它的各部分总是站在不同的等级上面的。

法国虽然经过了 1789 年，1793 年与 1848 年的革命，与它在十九世纪中国内物质文明的发达（不象英国靠着向外的侵略政策，榨取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利益，占它的收入总额的半数），以及依着最近百年间的政治的潮流而发生思想运动，但是它仍和从前一样，各地方的公共生活并无联系，其西北各省比东部的省分，至少落后半世纪。农民运动的伟大革命，取消了农奴的赎金。二三百年来地主与教会侵占的土地，也被农民夺了回来。都市劳动者的暴动，企图消灭都市的半奴隶制，脱离君主的独裁政治的桎梏。当时这类民众运动，是限于法国的东部，与东南各地，至于西北与西部等处，则为贵族与国王的柱石，甚至在凡德省暴动里，农民拿着武器去反对雅各宾党的共和国。但是法国的东西的区分，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现今法兰西共和国<sup>①</sup>建立后，在选举议员（选举国会议员三百六十三名）时，共和党与王党等竞争，两派的选举地盘，据说我所知道的，正与 1789 与 1792 年的农民与市民的暴动地点相同。自从现在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后，民主思想才得传入西北与西部的农民中去。

法国的东西部分、西南、东北、中央高原与罗纳河洼地，都象各个独立的世界。这种分别不但在那几省的农民中间（犹拉的乡村的工匠与勃列东的农民二者的民族性是不相同的），便是市民里也是一样。只有高赛或圣德田与卢昂等处，现在还在教士的权力之下，迷信着君主政治！

法兰西虽经过几世纪的集权政府的统治，实际上国家的生活，除表面的官僚政策的统一外，各省还是各个独立的部分。在意大

---

<sup>①</sup> 即第三共和国。——译者

利与西班牙更是如此。因为拉丁诸国(连法国在内),是联合主义的国家。但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与雅各宾派,常把他们所深恨的各省独立主义<sup>①</sup>(在萨克逊—科堡—哥塔<sup>②</sup>的帝政时代中发生)与各省各都市的人民联合主义混同。

因此我深信法国的社会革命,无论它的倾向怎样,总脱离不了地方公社的性质,决不是雅各宾派的国家。任何明白本国情形的法国人,并没有为被雅各宾派的集权主义所迷惑,他们深知(西班牙的毕·伊·马加尔<sup>③</sup>也是这样说)法国的任何革命,须是1871年的自由公社,即在巴黎和圣德田两处所宣布的,与夫巴枯宁派<sup>④</sup>在马赛、里昂所尝试的。所以在法国国会的会议中决不能规定社会革命,而且各城市不会服从国会,恐怕也如1792与1793年巴黎不服从严酷的国会一样。

大概各地方的革命状况,也视当地的情形与需要而异,一般宣布自由公社的人,也将自动地解决了二十世纪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假使拉丁国家发生社会革命,则必定带着地方的性质。基埃里<sup>⑤</sup>说得非常确切。这是二十世纪的都市革命的方向。英国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西班牙与荷兰的大多数城市,也会全是如此。我深

---

① Partikularismus, 普通指德意志各邦在1866年战争后与普鲁士合并时,企图保持其固有的法律的制度。——译者

② Sachsen-Koburg-Gotha 公国在德意志中部,是一个立宪的君主国,由两个独立公国即Koburg与Gotha联合而成。现在成了德意志联邦中的两个共和国。——译者

③ Pi Y Margall(1824—1901)他是西班牙联合主义者的领袖,而且是蒲鲁东的信徒。他是西班牙的第一流的学者,还是一个伟大的,心地广大的哲人,他的著作对于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引用洛克尔的话,见他的小册子《西班牙的真相》)。——译者

④ 即巴枯宁和他的友人及信从者。Michal Bakunin(1814—1876)是俄国著名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家。这里指的是巴枯宁和他的友人1870年在里昂发动的暴动。巴枯宁在暴动失败后又到马赛去。——译者

⑤ A. Thierry(1795—1856),法国历史家。——译者

信俄国各部由都市主动，如不将土地与工厂收归公有，组织农业耕种的团体，并且将产业归社会公共经营，（即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则恐怕社会主义将归于失败。

我在《反抗者》上发表文章，是给法国劳动者看的，所以就拿巴黎做例子，因为巴黎这是法国的文化最高的城市。我想描写在法国与其近郊实行社会革命时，即使象 1793 年的共和国那样受着各反动派的攻击，也可以支持下去。

本书末尾所论及的问题，即“到底怎样生产”，我想量力在英文本的《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中说明。

## 自序二

(英文本序)

反对共产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流行的论调之一，即是说这个思想已经是这样旧了，然而它从来不曾实现过。古希腊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国家的计划；稍后，初期的基督教徒组织了共产的团体；又过了数百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便有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发生。后来在英法两国大革命之际，这同样的理想又复活起来；最后近世法国 1848 年的革命爆发了，这个革命受到社会主义的理想鼓舞甚大。因此便有人对我们说：“但是你们看你们的计划的实现期还远得很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对于人类的本性和欲求的了解有着根本的错误吗？”

骤然看来，这个反对论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而当我们更精密地考察人类历史时，这个反对论就会失掉力量了。第一，我们看见亿万的人在他们的共产村落中能够维持那社会主义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将那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土地收归公有，并且以各家族的劳动能力为标准来分配它）以至于数百年之久；其次我们又知道西欧土地共有制度的崩坏，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被政府创设土地的独占制度以帮助贵族和中产阶级所促成。再次我们又知道中世纪的都市能够在连续的几百年中间维持着某种社会化的生产和商业的组织；这数百年都是知识上，工业上和艺术上进步最速的时期；至于此等共产制度的衰颓，大半因为当时人们没有能力，不能将农村和都市，农人和市民联合起来，协力反对那个破坏了自由都市的武力国家之生长。



这样地了解的人类历史，并不能够供给一个不利于共产主义的论据。反之，它却象是实现某种共产组织的努力之一种连续，这种努力在某时期以内是得着了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们还敢断言人类至今还没有寻到一种依据共产主义的原理，把农业和急速发达的工业以及进展得很快的国际贸易结合起来的适当方式。这所谓国际贸易尤其显出是一个搅乱的要素，因为借远道的商业和出口贸易而致富的并不再单是个人的或城市了；而是一国或数国，它们剥削了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这些情形，虽开始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末叶，然到了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完全发展。近代共产主义自然要考虑到这些情形。

我们现在知道法国大革命，在其政治的意义之外，还是法国人民（在1793年和1794年中间）在三种不同的方向接近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第一就是财产的平均；用很高的累进率征收所得税和遗产承继税，又直接没收土地，然后来重新分配，并且单独向富人征收苛重的战争税。第二个企图就是一种都市的共产主义，日常最需要的消费品，由都市购备，以实价出售。第三是制定全国标准物价的制度，注意生产的实费和相当的贩卖的利润。国约议会热心地尽力来实施此种计划，然而快要成功的时候，反动派便得势，这工作也遭破坏了。

这个卓越的运动从来不曾被人适当地研究过，然而近代的社会主义正是发生于这个运动的当时——如里昂的南吉<sup>①</sup>的傅立叶主义，与夫邦纳罗蒂<sup>②</sup>、巴贝夫<sup>③</sup>及其同志的强权共产主义。

---

① L'ange, 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官和地方官吏，傅立叶的先驱者。——译者

② Philippe, Buonarroti (1764—1837), 意大利的律师，因宣传法国革命的原理，被逐出国外，1793年归化法国。后因参加巴贝夫的活动被捕，1797年5月被判逐出法国。1830年再到法国，以后死在巴黎。他写过一本叫作《巴贝夫与平等团的阴谋》的书。——译者

③ Francois Noel Babeuf (1760—1797), 法国大革命中抱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

恰当大革命之后，近代社会主义三派学说的伟大的建立者——圣西门①，傅立叶②，欧文③以及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者葛德文④，便同时出现了；而邦纳罗蒂、巴贝夫等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则为后来五十年间战斗的强权共产主义的模范。

正确地说，近代社会主义从发生到现在，还不过一百年，而且这一百年的前半期中，只有两个站在工业运动前头的国家——即英法两国，对于近代社会主义的完成是有功劳的。在拿破仑的十五年残酷战争中间，这两个国家流血最多，又被卷入在从东方来的欧洲大反动的漩涡中。

其实，只有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和英国1830—32年的改革运动⑤开始动摇了那可怕的反动之后，直至1848年革命的前几年，社会主义的讨论才成为可能的事。在这些年中间，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志愿，才由他们的信从者努力完成，取了确定的形式，现在存在的各派社会主义的定义遂因而决定了。

在英国，欧文和他的信从者同时完成了他们的农业和工业的

---

命家，后来发动所谓平等团的阴谋，企图推翻当时的执政府，恢复1793年的宪法，事泄被捕，在1797年5月被 Vendôme 高等法庭判处死刑，当时自杀未死，后来勇敢地死在断头台上。——译者

①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著作家，十九世纪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和马克思的相近。——译者

②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的社会改革家，十九世纪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近。——译者

③ 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社会改革家，十九世纪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接近着近代的合作主义。——译者

④ William Goldwin(1756—1836)，英国哲学家和著作家，安那其主义的最初的建立者。他的名著是《政治的正义》(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共二卷，1793年在伦敦出版。——译者

⑤ 1830年7月巴黎人民暴动把国王查理十世驱逐出国，成立新政府。英国的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运动，亦即所谓普选运动。在1832年完成了一部分的改革。——译者

共产村的计划；创立了很大的合作社，想以他们的股息来创立更多的共产殖民地；于是大团结的职工组合成立了，——这便是国际劳工协会与如今的劳工党的先驱。

在法国，傅立叶派的孔西德朗发表了他的超著的《宣言》<sup>①</sup>，这个《宣言》包含着（发展得非常好）资本主义的生长之一切理论的考察，这便是现在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完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互依主义（Mutualism）<sup>②</sup>，不要国家的干涉的思想。路易·布朗<sup>③</sup>刊行了他的大著《劳动组织》，后来便成了拉沙尔<sup>④</sup>的纲领，法国的维达<sup>⑤</sup>和德国的斯太因<sup>⑥</sup>也著了两本超著的书，祖述孔西德朗的理论的概念，出版于1846年和1847年<sup>⑦</sup>，后来维达，尤其是柏格尔，更详细地完成了集产主义的体系，他甚至还希望1848

---

① 指孔西德朗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原理》（Principes du Socialisme），《十九世纪民主主义的宣言》（Manifeste de la Démocratie au XIX Siècle, 1843）。孔西德朗（V. Considerant, 1802—1893），法国社会主义作家。——译者

② 关于蒲鲁东，见正文第72页注①，互依主义，据德·柏朴（C. De Paepe），蒲鲁东的信从者，比利时劳动运动的领袖，第一国际的最活动的会员之一）解释如下：劳力的生产物应该属于生产者，而生产者在将它变换出去时，也不该收取超过它所值的代价，这就是说，应与化费了同等量的劳力所生产的物品交换。此等事业可以由合作主义的团体和人民银行来完成。将一切收归国有的办法是有害的，国家应该消灭。——译者

③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历史家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里面的一个委员，又是一个改造生产组织的特殊委员会的主席。1849年亡命英国。他的重要著作有《劳动组织》（L'Organisation du Travail）和《法国大革命史》等，参看正文第54页注①。——译者

④ F. Lassalle（1825—1864），德籍犹太的社会主义者。——译者

⑤ François Vidal（1812—18??），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家。曾任国民议会的议员。——译者

⑥ 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德国政治学教授。——译者

⑦ 指维达的《论财富的重分》（De la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 1846年出版）和斯太因的《第三次法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运动》（Die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seit der 3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848年出版）。——译者



年国民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来批准它。<sup>①</sup>

然而那时期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中有一个共通的现象，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十九世纪初期著书的社会主义的三大创始者，为社会主义所展开在他们眼前的广大的地平线所迷惑了，竟视社会主义为一个新的天启，视自己为新宗教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应该成为一个宗教，他们也应该象新的教会的首领一样，去规定它的进行，而且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后反动的时期中著书，看见它的失败方面多过于成功方面，便不信赖群众，他们不鼓舞群众把他们以为必需的改革实现出来。他们反而去信仰某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和某一个社会主义者中的拿破仑。他们以为他也会了解这个天启的；他看见了他们的共同居住<sup>②</sup>或协会的实验的成功以后，也许会相信这是必要的；他也许会用自己的权力来和平地完成革命，带来人类的安乐和幸福。那时候一个军事的天才拿破仑正统治着欧洲，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天才不上前去使新福音在欧洲的社会里实现呢？

只有在1840—48年之际人人觉得革命是快要来的了。无产阶级在障碍物上树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在社会改革者的心中又发生了对于平民的信仰，一方面有人信仰着共和主义的民主制，一

---

<sup>①</sup> 柏格尔 (Constantin Pecquer, 1801—1887) 是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克鲁泡特金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全集第八卷) 第十一章中论到维达与柏格尔两人，说“这两个卓越的著作家也主张在一切交易中均用劳动券代替金钱，然而矿山、铁道、工厂则应该归国家所有，他们称他们的体系为集产主义。维达是卢森堡委员会的书记。柏格尔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详细的论文。他在这文章中阐明了他的体系，甚至用着法律的形式，以便由议会表决通过，来实现社会革命。第一国际创立的时候，维达和柏格尔的名字似乎已经被人完全忘记了，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却流传甚广，而且不久就被人视作新的发见，在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名称下广为传布了”。——译者

<sup>②</sup> 这是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中的市民共同居住的地方，叫做 Phalanstère，参看正文第 61 页注<sup>①</sup>。——译者

方面有的人信仰自由联合,信仰劳动者自身的组织能力。

然而 1848 年的 2 月革命,中产阶级的共和国来了,从此又把希望打破了。共和国成立了仅有四个月之久,巴黎无产阶级的 6 月暴动便爆发起来,但为血潮所镇压下去了。劳动者大批地饮弹而死,大批地被流放到新几内亚去,最后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又继之而起。<sup>①</sup>社会主义者更受着极猛烈的迫害,剪除的方法又残酷,又精密,以至其后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之间社会主义竟然完全绝迹,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完全散失了,甚至在 1848 年以前人们异常熟习的书至此时也无人知道了。当时流行的思想(即 1848 年前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皆完全消灭,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又把此种思想视为新的发现了。

大约在 1866 年,新的复活的日子来了,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重到人间,关于实现它们的方法的概念,却已有着一个很深刻的变更了。对于政治的民主制的旧信仰已经消失了。当 1862 年和 1864 年巴黎的劳动者同英国的职工组合主义者<sup>②</sup>和欧文派在伦敦会见时,他们同意的第一个原则便是“工人解放的事应由工人自己去做”。关于另外的某一点,他们也是一致的。即劳工组合自身应该掌握生产的工具,自己组织生产。法国傅立叶派和互依主义者的“协会”的观念和欧文的“全国职工大团结”(现在已经扩大了)的观

---

<sup>①</sup> 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 1851 年实行政变,解散议会,逮捕共和党人,延长总统任期,并且独揽大权。第二年他又改行帝制,即皇帝位。——译者

<sup>②</sup> trade-unionists,所谓职工组合主义(trade-unionism)是在工业革命后,伴随着工厂组织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劳工运动。它的意义可以从“职工组合”(trade union)这名词本身上看出来(即是同一个职业里所有工人联合起来之意)。它起初仅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目的,到了后来,在 1875—1880 之间便开始进化为一种活动的战斗的工团主义。职工组合主义的发祥地是英国,但这个运动现今在各国内都很发达。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便是它最活跃的地方。英国的柯尔(G. D. H. Cole)和韦伯(S. Webb)都是职工联合主义的理论家。——译者

念携手，于是国际劳工协会<sup>①</sup>便成立起来了。

然而这次社会主义的新复活，也不过有数年的寿命。未几1870—71年的战争爆发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又继之而起——但随后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在法国又成为不可能了。可是当德国由社会主义的德国传道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接受了法国“1848年诸人”的社会主义，即是孔西德朗和路易·布朗的社会主义以及柏格爾的集产主义的时候，法国也更进一步了。

1871年3月，巴黎宣言它此后不再等待法国的那些进步迟滞的部分，而立意在他的公社内开始他自己的社会的发展。

因为这个运动的寿命太短，所以不曾生出什么积极的效果。它只是公社主义的；这只能确定公社的完全自治的权利而已。然而第一国际的工人阶级立刻会看出它的历史的意义来。他们了解自由的公社今后会是实现近代社会主义的方法。自由的农工业的公社（这是1848年前英法人常常说起的）并不必象共同居住或二千人的小社会那样，它们必须是象巴黎那样的大的团结；或者更好一点，象小的州县那样。那些公社在某种情形之下会联合起来，甚至不管现今的国界分别（如英国的五港<sup>②</sup>和德国的汉撒同盟<sup>③</sup>）。同时为着处理各公社间联合的铁道，船渠及其他的事业，便成了大规模的劳工联合会。

---

① 即第一国际，1864年在伦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的人是参加协会的六国工团的代表。协会不久便成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机关。后因马克思与巴枯宁两派的冲突（德英两国代表倾向于马克思，并且相信私有财产制度废除以后国家仍可存在，拉丁民族的代表则信仰巴枯宁，反对国家，不相信代议制），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里，协会分裂成两个同名的团体。巴枯宁派在圣德田开会后，打起自由联合主义的旗帜，继续第一国际的工作，直到1878年。马克思派的总评议会迁至纽约后，在1876年6月开过最后一次会议便消灭了。——译者

② 五港指英国南海岸的五港，即 Dover, Sandwich, Hastings, Romney, Hythe。——译者

③ Hansa，中世纪北德意志和邻近的各都市为着保护扩张相互间的贸易而结的同盟条约。——译者

这便是 1871 年以后在有思想的工人中，特别在拉丁诸国的工人中间不大明确地传布着的思想。一般劳动者在这类的组织中（其详细部分应由生活本身来决定），已经看出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活形态，这个方法是比较由国家占有全部的工业财产，和由国家来组织农工业的方法容易得多。

我在这本书里便想把这些思想多少说明一下。

现在回顾到这本书写成后好些年来的情形，我能够带着完全的确信说，这本书的主要观念是不错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然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国有铁路，国有银行和国营商业在各地都实行了。但是向这方面走的每一步伐，纵使结果能够把货物的价格减低，却成了工人解放的战斗中的一个新阻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人中间，特别在西欧的工人中间，发生出来一种很有势力的思想，即象铁道网那样的庞大的国有财产，与其归诸国家管理，不如由铁道雇员的联合团体来管理好得多。

在别一方面，我们还看见了遍于全欧美的无数的企图，它们的主要的观念，一在收回生产机关由工人管理，一在逐渐扩大各都市为着它的居民的利益而行的职务的范围。职工组合主义有着一个向着将各种职业国际地团结起来之发展的趋势，它不但是改良劳动条件的一个工具，还成了在某一个指定时期中取回生产之管理的一个组织；生产的和分配的合作，在工业上和在农业上的合作，以及在实验的移居地上把两种合作联成一起的企图，和最后所谓“都市社会主义”的广大的复杂的领域，——这些便是近来发展了最大量的创造力的三个方向了。

自然，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代替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因为这两者都含有生产工具公有的意义。但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企图都当作试验——象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在他们的移居地上所做的试验那样，——这些试验是用来使人类思想可以明晓

共产社会将由此实现的某种实际的方式。所有那些部分的试验，将来有一天会由文明国民的建设天才做出一个综合来。然而这个大综合的建筑所用的砖石的样品，甚至其中某一些房间的样品，却是如今正由人类的建设天才的绝大努力在制造的。

作者

1913年1月于 Brighton

## 自序三

(俄文本再版序)

本书是为着法国的社会改造，在二十五年前写成的。当时一班参加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革命者，失败以后亡命外国，他们目睹反动势力的胜利，甚至对社会主义的革新的可能性也怀疑起来。

那时深信着社会革命的只有两派：一是布朗基派<sup>①</sup>，他们是中央集权与国家共产主义的信徒，其他是第一国际内的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坚决主张无国家与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者也称做集产主义。）其目的在废弃资本与国家，我想在本书中加以说明。

当然，我也不想描写社会改造的正确图案。但是我以为必须把它的大概写出，使一般革命者对于社会革命时所发生的问题，能够预先考虑一下。

本书中所解说的思想，在本书的西班牙文本出版以后，立刻引起劳动者的共鸣。“面包略取”（这是当时本书的名称）成了劳动者中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中间的口号。而且有一部分国家，认为中央集权是绝大的罪恶，故组织自由公社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情。

但是欧洲的反动却是有加无已，所以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竟然告诉劳动者说，现在国家权力发展极高，所以革命已不可能，且“资

---

<sup>①</sup> Auguste Blanqui(1805—1881)的信从者，参看正文第52页注<sup>③</sup>。——译者

本集中”尚未减少许多资本家，消灭小工业与小商业。自从这种学说得势以来，那种对社会革命时期将近的信仰，便渐渐地消灭了。甚至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人说，用不着讨论社会革命的形式，有的人还说：“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也许要过二百年以后！”

其实这五年的欧战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种思想的错误。一方协约国与德国等在大战中间，没有经过革命，便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英国在战争的几年中，国家是面包、肉、糖与其他大小商业的供给者，它管理铁道与煤矿，又为经营粮食的主要人。在他方面法、意两国的都市自治团体，又开始自己制造与支配食物。

所以欧洲社会在恐慌袭来时即实行共产主义与各取所需，本书中的这样的推测，竟然一一证实了。

其他，劳动者的要求也被证实，这是工人自己管理工厂与制造所，并且参加生产的组织，这思想在战前认为空想的，现在已为英国所公认，即政府委员会也认为必须组织“劳工议会”，以便代表全体产业工人的利益。

最后，俄国企图把一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次试验中的最大错误，便是由国家的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产生出来的，所以这种试验可以证明，必须使民众的生活条件，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而过渡到社会的共产制。

人类生活不因初次的失败而停顿，如今各国均沿着相同的方向走着改造的路，（有许多已在各国开始了。）所以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为着人类与本人尽力，探求更好的社会的条件，达到非资本制度，而避免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如破坏、悲惨、疾病、浪费与恶劣的投机本能的发展等等。

1864年法、英劳动者所组织的第一国际，目的即在探求脱离资本主义的桎梏，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但是资产阶级与内部的纷争，使得这个国际崩坏了，后来组织的“第二国际”<sup>①</sup>已经不是劳动者的团体，却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它的目的即是最初应该“夺取政权”，所以社会革命须得到政权的援助。至于我们提倡的自下而上的改造，不依赖中央政府，由人民自己建设，已经被人认为玄想了。

我们从未做过执政者，所以不想讨论这些争论未决的问题，只请大家注意下列一点。即是我们既然重视未来，想目睹真的社会革命的实现，须诚意地研究这种条件，使革命可以成功。科学供给我们的，是研究社会的现实力量与可能的改造。但是我们研究生活条件，并不得自书籍与小册子，却该实际地去体验，如到乡村，制造所、工厂、铁路与矿坑中去，我们应该知道旧社会的反抗力，明白了解它的坚固的性质，并且鼓动起新社会的创造力。

本书中所指出的，是一种可能的改造的方向，而拉丁国家的协同的生产与消费，必可更广地应用，并有公社的联合来解决各省与全民族的问题。

其他一种可能的倾向，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即我们的工团主义的同志布惹<sup>②</sup>在他的《我们怎样完成革命》<sup>③</sup>中所叙述的由职工组织的工团来完成改革，这是许多工团主义者的意见，我希望该书的俄文译本早日出版<sup>④</sup>。

---

① 通常把1879年巴黎会议的日子视作第二个国际劳工协会的开始。不过第二国际的中央机关却是在1890年成立的。这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体。书记部设在荷兰。——译者

② Emile Pouget(1860—1931)法国工团主义的斗士，革命的工团主义运动的指导者之一。——译者

③ *Comment nous ferons la Révolution*,这是布惹与他的同志巴多(E. Pataud)合著的一部理想小说，卷首有克鲁泡特金在1911年2月27日写的序文。——译者

④ 俄文译本于1920年由彼得格勒与莫斯科两地的劳动之声社(Golos Truda)出版，并有克鲁泡特金在1920年4月写的新序。——译者



同时我希望蒲鲁东与他的美国的信从者倍拉米<sup>①</sup>的社会革命观，即在《平等》<sup>②</sup>一书中所叙述的，不久也能够译成俄文出版（还有格林<sup>③</sup>简略记述蒲鲁东的学说的一本书也好）。又因现在俄国盲目崇拜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希望一般人注意英国的市自治的趋势与基尔特社会主义，<sup>④</sup>此外如拉丁国家的合作主义，即消费的社会化也须加以注意。

能够略略了解上述的问题，尚不足把土地、工业与商业等收为公有，因为现在生活须有绝大的变更，所以我们如果仍和从前一样，毫无生活上的知识，则一切新的尝试必将归于失败。

大家一定明白，我重读本书时的感想，它将为建筑新社会的坚固房屋的许多基石之一，这所大厦的基础不是盲目服从政权，而是群众的自由合作。

作者

1919年6月于Dmitroff村

---

① Edward Bellamy(1850—1898)，美国著作家。他的最出名的著作是一本叫做《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00—1881)的描写理想社会的小说。——译者

② Equality是《回顾》的续篇，1897年6月出版。——译者

③ 我没有看见俄文本原序，贾维的旧译文作“基里渥姆”，我疑心这是指William B. Greene(1819—1878)的小书Mutual Banking(1850)，格林是美国的社会改革家和著作家。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的作者E. M. Schuster说，格林把蒲鲁东派的互依主义用它的最纯粹最有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译者

④ Guild Socialism是在英国流行过一时的一种社会主义，它的原则即是所谓“产业上的民主主义”。“基尔特”即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不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基尔特却含有适应现代产业状况的新的全国组织(依着产业的各部门)的意思。生产事业由从事该项生产的劳动者管理。但“基尔特”是和(实行产业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存而且合作的。——译者